



13
1787
41



3
1787
41



儒教

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
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
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
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而多聞以為富難得而

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

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

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

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

克諛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畏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

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

之和

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

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名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

成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

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晉語文公問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

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遵蔭不可使倨威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

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瞽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實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籛籛蒙矇侏儒扶盧矇矇脩聲聾聵司火僮昏瞽瘖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商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莊子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荀子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是它蠹魏牟也忍情性以異爲高不足以明大衆明大分是陳仲史鱗也上功用大儉約而謾差守是墨翟宋鉏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不可以經國定分是謹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辯而無用是惠施鄧析也然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也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今夫仁人上則法禹舜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聖主之迹著矣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致治之求不下於安存
言至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
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外是矣是君子
之所聘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
天下之信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
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
諭於道而能揜迹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
周

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

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
賤而貴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
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
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塗之人可
以爲禹則
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
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
不可以相爲事也然
而未嘗能相爲事也

司馬談六家要指陰陽之術太詳而多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
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禮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而強本節用者不可廢
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者使

人儉而善失真然而正名實不可廢也道家者使人精明專一
動合無形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林傳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
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
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
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賈
太后崩武安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數百人而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

班固論九家儒家者流助人君明教化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
於仁義之際於道最爲高唐虞之際商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
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
以譁衆取寵是以五經乖折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道家者
流清淨以自守卑以自持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絕去禮
學兼棄仁義陰陽家者流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時此其所長
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舍人事而事鬼神法家者流信賞
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任
則法而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其所
長也警者爲之則折亂而已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蕪愛
之意而不別親疎縱橫家者流權事制宜此其所長也及邪人

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
 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農家者
 流播百穀勸農桑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欲使君臣並耕悖
 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義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夫諸子者皆起於王道既衰時君世主
 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
 持說取合諸侯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
 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也若能修六藝之術
 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儒林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
 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揚
 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
 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
 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
 矣

楊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
 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
 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
 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

一聞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
作類

文中子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
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以下未有若仲尼
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
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
吾不得而讓也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
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
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
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弟為社稷不言為

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
足矣

宋濂七儒解游俠文史曠達智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

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

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備也家可齊也

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論儒有

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要皆不足以知儒也

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春秋正義辨名記倍人曰

日英倍英日賢萬

人日傑倍傑日聖

刊定世家端木子貢聖像贊闕里宣聖道賢於堯生而圩頂穎
類臯陶肩似子產舜目禹腰萬一一人刪述功高科蚪傳神宇

宙曜靈瞻仰日新研窮聖經明德親民絜矩治平得統斯文中
天大明

秦始皇二十七年東巡至魯觀孔子宅召孔子九世孫鮒為魯
國文通君拜以傳先是孔子將終遺秘書曰不知何方一男子
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後皆
如其言

漢武帝中元元年起辟雍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
脩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璧七枚
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下牀頭懸一甕召訢問訢曰
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視之中有素書曰後世脩吾書董仲
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二年詔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先聖先師

孔子 梅福云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故永平初郡縣學校
祀周孔猶未立廟也梁天監二年初立孔子廟至武

年始詔國子學並立周孔廟正觀四年詔
告作孔子廟而天下之學始蓋祀孔子

元和二年二月車駕東巡過魯庚寅幸闕里以太牢祀孔

子及七十二子晉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及太
學四時祀孔子及七十二子

齊王芳正始七年使太常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釋奠用幣以孔子為聖
顏淵為師自魏齊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並配享孔子廟庭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

自今孔子南向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

宋太祖建隆元年繪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于東西廡自書贊于孔顏座端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孔子弟子七十

二人自顏回而下閔損至卜商俱公開元侯爵顯孫師至顏曾俱侯開元伯爵

神宗元豐六年追封孟軻為鄒國公

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參孔伋配食大成加閔損卜商俱國公改

顯孫師為陳國公升十哲

配享位序克國公成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

北為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

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鄆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

言偃陳公顓孫師居殿上西面東向北上為從祀東廡金鄉侯

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

瞿平輿侯滕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

谷侯頽辛上蔡侯曹卹杖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頽

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

濟陽侯奚容黠富陽侯顏祖滄陽侯句井疆郵城侯秦高即墨

侯公孫句茲武城侯縣成汎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

樂欽堂邑侯顏何林慮侯狄墨鄆成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

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振濟陰侯顏噲泗水侯孔

鯉蘭陵伯荀况睢陵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

城伯劉向中牟伯鄭眾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伯服

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灝新安伯邵雍

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單父侯
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哲哀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
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彊
臨沂侯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濩陽侯漆雕哆高宛侯
漆雕徒父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
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鄒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申黨
厭次侯榮坊南華侯左人郢胸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
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邾異臨胸侯公西與如內黃侯邊
援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張琴博昌侯步叔乘中都
伯左立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
安國成鄆伯楊雄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

伯何休偃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汝南伯周敦頤伊陽伯程頤
鄆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太祖洪武元年傳制遣祭遣官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
遣使詣曲阜致祭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楊砥奏黜楊維而進董仲舒

英宗正統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七年楊士奇議以吳澄從祀晉江黃光昇以澄忘宋事元至嘉靖中黜之

世宗嘉靖十年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
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
塑像設木主罷諸封爵存棖去黨寮冉何況聖向達融休肅弼
預澄十三人罷祀瑗放玄衆植虔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又以行人薛侃進陸九淵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

獻章四人從祀

萬曆進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

按祖庭廣記稱先聖異表凡四十九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頰蚪唇昌頰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峽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有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似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管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蓋姪則麒麟吐玉水精繼周生則二龍繞室五老降庭將逝獲麟聖母繫角繡紱猶在先儒多謂

不經至聖瑞世自異生民末有何足怪哉

按五行書謂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實魯襄公二十二年長歷果以二月二十三為庚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三年壬戌四月己丑為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史記世家亦謂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無月日公羊則書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繫十月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子也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酉紀年既云己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則亦非庚戌二月二十三日矣故劉恕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東發日杪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己酉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

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于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爾故宗二
傳年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為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
家言者祖庭記路史也為庚戌十月二十七日然公穀去聖未
遠二十一年兩傳符契固當以己酉歲八月癸酉二十一日為
信又公穀皆記生左氏獨記卒為壬戌歲四月己丑是年四月
戊申朔有乙丑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林開何據而謂四
月戊戌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月乙丑乙巳字
近蓋是年四月丁巳夜夢奠兩楹明日戊午反手曳杖歌泰山
梁木與子貢占之寢疾七日而卒則乙丑夏正亦當為二月故
其生也以己酉歲八月癸酉之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其卒也
以壬戌歲二月癸卯之十八日乙丑壬午時志在春秋死生以
之二仲上下月適會焉異哉

代醉篇何子容曰今世所傳家語僅七十五人懸豐今家語作
懸豐字子蒙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
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鄭國中黨同字蓋邦即國
也績即黨論語釋文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
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以績為績其為
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以枏為棠
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今圖有黨無枏是以黨為枏也
唐宋加封申黨申枏尚列從祀薛邦之為鄭國姓名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二琴而祀二申何耶嘉靖九年釐正祀典
罷公伯寮秦冉顏何之祀祀林放蘧伯玉于鄉而去黨存枏去

薛存鄭于是從祀之典始無餘恨

揚方震曰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庵選為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陳白沙憲章只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箇詩人與黃木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陳剩夫真晟只是狷介之士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列于道學而所遺者前有曹月溪端後有何叔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庵欽順皆當

續入

儒學

魯語敬姜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伯宣序民事必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祭盛而後即安諸侯

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做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自上而下誰敢淫心舍力

列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矣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

荀子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故頭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厥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馬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適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王人琢之爲天下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

府也

史記蘇秦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

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攻揣摩曰此可以說

當世之君矣

西京雜記康衡勤學邑有大姓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怪問之曰願將主人書編通讀之主感

漢給以書後成大儒

說苑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

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楊子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也夫有刀者礪諸有玉

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螟蠕之子殪

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

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

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拜逢

亦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師曠之馬亦或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

之則是曰昔顏回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士甫矣公子奚

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

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

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

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世說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明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

顛墜阮岸其父以為為專思幾不知馬之幾足

孫討逆謂虞仲翔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礪及與中州士大夫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人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

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金樓子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

呼為黃妳怡神養性如乳媪也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業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宋書劉幾死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謂此為墨莊今

貽汝輩為學殖之具左周原伯魯不悅學問馬父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筆談宋宣獻博學善藏異書皆手自讎校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陸務觀書巢記吾室之內或栖于楨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

仰四顧無非書者賓客不至妻子不覲兩風雷電之交有不知

也問者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頂稿枝或至不得行輒自笑曰

此非吾所謂巢者也耶淮南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

世說補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冑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觀則面目可憎對人亦

語言無味秦少游自言少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奉答邢辭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著書曰精騎集

代醉編鷓林氏曰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州恭為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權榮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勞思竟不成名豈若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意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中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名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探討欲羅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誦琰此語不覺神悅

薛文清讀書錄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此窮理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古今人只被一好奇壞了文章好奇便不是天地間一種好文章學問好奇便不是天地間一箇正學問白沙云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事要高人

一着做來畢竟不是蓋緣不是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為未盡

存處涵養吾天理行處體貼吾天理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嘗沉靜則含畜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
 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
 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鼻口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
 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
 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
 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能知學路不差能養學力不斷
 這纔是真聖脉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

消而天理明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

釋卷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趨向正的人方好讀書古人從無欲而學故理會利害即是義理今人以有欲而學即會義理亦是利

學不為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
 益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若見
 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

曾點所以流於狂也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酢世務而不戾乎

宜時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昏氣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泮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

也

正以處心處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在下教以事君此居官之七要也處大事識爲先斷次之

王文成集徐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

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得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言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譬之樹木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

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克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工夫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維精約禮即是維一辟之要得此米從然潔白便是惟一然非加春籩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澄曰好色好利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如見汝心中夾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更有甚閑思慮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

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
 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
 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
 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
 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
 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
 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
 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克其惻隱之心至仁不
 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一物
 白沙文集試太學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畧云吾道有宗主千
 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茫

聖學信無難要在用心減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不

膏腴文辭回靴糠固邇來十六載滅迹殺利場閉門事探討

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時祭酒那讓云龜山不如聞者以為真儒後出彭惠

安疏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嘗語李德季白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浩然自得則

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名得喪詘

伸予奪之間哉

東曉序陽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

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崗引躬於扶木之區赤光在

海底皦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

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

聲目之蔽也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部屋之於亭午也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答趙提學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教事事入途輒去使有所據守耳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比歸白沙惟日靠書冊累年而未有得焉所謂未得者謂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若當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未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是乎

終養疏臣生五

十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者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却恐未稍未易躡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士大夫出處去就分明已占了好田地更能向學求向上一看冤枉費浮生歲月豈

不抵掌為
之三歎乎

陳眉公讀書十六觀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倪文節公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黃涪翁云壁書覆瓿列史粘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窮所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頰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顏之推云吾母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

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
 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澄神端
 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
 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讀書俱當作此觀

筆叢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常編三絕毋論即賢
 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成百倍于世之學
 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
 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偶閱唐宋諸類書因戲效昔人此事
 轟而錄之 **絕帶** 仲尼讀書常編三折 **滅漆** 又漆文三滅 **割席下**
 帷董仲舒李 **穿榻** 魏收讀坐一木榻 **結繩** 李充讀尚書接係細
 密司馬光 積久榻板中穿 繩十尋每一遍作一

結計數 **然糠** 顧 **屑豆** 朱倉 **擁絮** 江 **墜冠** 朱 **讀** 讀 **負圖** 董
 萬餘結 劉畫 **閉戶** 劉焯 劉焯 劉焯 劉焯 **杜門** 陸
 生 **擔笈** 高允 **寄廡** 劉峻 **居樓** 張建 **掘坎** 陸
 縣梁 **鑿壁** 劉峻 **掌錄** 世謂 **掌鈔** 薛 **掘坎** 陸
 為室 **墮坑** 劉峻 **掌錄** 世謂 **掌鈔** 薛 **掘坎** 陸
 書其中 **舌畊** 黃安 **舌學** 董 **等身** 賈
 掌題 **舌畊** 黃安 **舌學** 董 **等身** 賈
 之 **舌畊** 黃安 **舌學** 董 **等身** 賈
 父取書 **刺股** 秦 **折股** 樊 **損目** 王 **荷鋤** 孔
 讀之 **號口** 等 **刺股** 秦 **折股** 樊 **損目** 王 **荷鋤** 孔
 國兒 **引杖** 沈 **鑄研** 秦 **據鞍** 樊 **亡羊** 王 **牧羊** 王
 乘牛 **牧牛** 張 **棄豕** 承 **驅驢** 李 **却鹿** 裴 **聚螢** 車 **伐**
 薪 **拾薪** 承 **負薪** 劉 **采薪** 范 **爨薪** 吳
 薪 **拾薪** 承 **負薪** 劉 **采薪** 范 **爨薪** 吳
 侯瑾 **賣薪** 朱 **乞薪** 郭 **截蒲** 路 **折蒲** 王 **熨衣** 熨
 薪 **賣薪** 朱 **乞薪** 郭 **截蒲** 路 **折蒲** 王 **熨衣** 熨
 鄭代 **種瓜** 成 **拾葉** 董 **編柳** 孫 **蔭樹** 魏 **樹** 蔭
 以代 **種瓜** 成 **拾葉** 董 **編柳** 孫 **蔭樹** 魏 **樹** 蔭

齏范仲流粟朱買臣漂麥高鳳失稻顧惟失絕糧王欲絕糧燎麻劉峻

畫荻歐陽脩竊肉王劭閉目精思家忘羨劉節燭家為節燭滅油成

沈約親置燈范純藏火祖瑩廣鈔劉峻竊讀官書成成

中受書黃霸陌上懷書崔琦市肆閱書徐廣野地錄書董負販挾

書董採招誦書魏借讀人書劉焯留讀人書鄭樵遇人卧

用警枕司馬卧不畜枕李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升呂思為人

備書侯瑾為人都養孔安為人厮役陳為人僕隸王為人僮奴

不觀伎樂秋不通權貴阮孝緒拒不窺天子常不對吏人狄仁

日進三卷宋太夜盡十卷沈東觀讀書黃秘閣觀書李十年

不歸胡七年忘反樂羊門庭著紙左尸牖置筆王厠上誦詞魏

演厠上索文歐陽寒暑不輟劉宣晝夜不倦江總庾仲

御虞世寢食不思劉恕慶吊不行荀爽目不窺園董仲舒三年

五年何休手不釋卷馬懷素李思禮宦不釋卷魯崔林辛術

卷皇甫謚裴疾病不釋卷

博識

山堂考索博洽之士古人所重也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而右史子單能誦祈招之詩班孟堅以為董仲舒司

馬遷劉向楊雄皆博洽聞非虛言也後漢周興三墳五典無不

不究覽謝該博通群藝孔融謂之卓然五經縱橫周弼比之武

庫有若晉之裴頠博綜典籍當時號為書淫有若晉之皇甫謐

謐自表就武帝借為左氏集解自言有左傳癖有若晉之杜預

於文字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有若梁之顏協徧覽經史人主問以大義應對如響梁之徐擣也聚書萬餘卷有五經笥之目梁之任昉也號為書麓以文選講授諸生唐之李善也得集賢書讀之六年無不通唐之陽城也一經目則弗忘文宗以為當代仲尼唐之王起也此皆博於學問也前漢武帝亡書三篋惟安世能識之漢應奉錄囚數百人姓名坐狀無所遺脫王充閱市肆賣書一見輒能誦憶荀悅每人間所見篇牘一覽亦能誦記禰衡讀蔡邕碑一覽書之不差止少石缺二字瑣言太宗征張建章包帛麥屑置水中懷而書之不欠一字楊脩與曹操讀曹娥碑先悟黃絹壑曰之句校三十里魏王粲讀道旁碑而暗誦不失一字唐蕭穎士與李華陸據讀龍門道旁碑穎士即誦華凡再閱據三乃能盡

記而聞者謂三入之才於此馬分若乃所談數百千條皆王儉之所未覩非齊之陸澄乎王儉自以博學多聞過澄澄持儉語畢談及所遺誦數百千條乃嘆曰陸任昉劉諷輩以秘閣四部問其所知非齊之何憲乎湘東王以四部書試之對及於作者之姓名非梁之臧嚴乎暗寫漢書五行志畧無遺脫非梁之陸倕乎答劉顯漢書十事之問無所疑滯非梁之韋載乎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從訪問記荷橐千里酒之事非梁之劉杳乎魏闕駟誦三史群言時人有宿讀之譽唐李邕謁李嶠求見秘書試問之餘了辨如響呂向即市閱書記問之敏能通古今韋述觀元行冲數車之書而悉前世之事張巡誦讀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唐德宗詢凌烟閣壁文之缺而蔣義以為聖曆侍臣圖贊梁沈約策以經史十事者

劉顯也而顯對其九梁湘東策以百事者張綰也而綰之對止
缺其六皆博於記誦者也子夏聞三豕渡河辨其為巳亥之字
晉荀勗撰次汲冢古書以為中經齊江淹能辨襄陽竹簡之古
書梁劉之遴能辨鄱陽王真本漢書之偽皆博於古文者也晉
昭子問少皞官名郊子告黃帝以來紀官之制後漢應邵著漢
官禮儀朝廷制度多邵所立無書不讀長於漢書舊典蜀之孟
光也問無不對能興創制度魏之王粲也羊祐等分定禮儀律
令皆先咨而後施用晉之鄭冲也世語江左舊事而為王氏青
箱之學晉之王彪也晉宋以來故事撰次諸憶自謂江左風流
宰相有齊之王儉焉深識魏晉以來故事沈約謂諸博雖胡廣
無以加有齊之范岫焉歷任三代該悉舊章有梁之沈約焉朝

儀國典皆預圖議有梁之徐勉焉晉宋起居注亦能記漏梁武
帝每訪以前事隨機斷決任昉有暗誦之號又有孔休源焉元
魏之鄧彥海明解制度唐之蘇瓌多悉臺省舊章此皆博於典
故者也元魏崔浩推熒惑之失而知其入秦之分推三陰用兵
之義而知蠕蠕之必克高允論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而謂
金水二星無因背日而行果如允論此非博於天文乎漢夏侯
勝舉洪範傳厥罰常陰之證而霍光張安世益重經術之士梁
丘賀筮菴頭劍墮之異而宣帝以其應加近幸之禮京房分六
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而各有占驗此非博於
陰陽卜筮者歟晉裴秀為禹貢地域圖因地以校險夷之異潘
京辨武陵郡名而知其改於光武之時齊崔慰祖答謝朓地理

十餘事之問而耐據精悉梁裴子野能知白題滑國之所自出
唐李伯藥能知琅邪刈稻之所本以至唐許敬宗古長城之對
昆明池之對帝丘濟水之對條陳不差賈耽於天下地土山川
必究知之故有隴西山南之圖洮湟甘涼之錄而海內華夷古
今郡國亦莫不有圖宋劉敞使於虜中亦能以松亭徑易之路
質其譯者使之相顧駭愧此非博於地理歟東方朔識建章鷓
牙而知遠方之來歸終軍識豹文鼯鼠而為漢武之所賞晉竇
攸亦識鼯鼠而據爾雅以答世祖之問後漢賈逵識神雀以為
降胡之證魏王粲識舊佩復為玉珮之法晉杜預周廟歌器不
存能意造之當時有武庫之號若張華之在晉則尤博焉武帝
問漢宮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則應對如流而辨龍肉之異知

化雉之驗臨平城石鼓槌之無聲者取於蜀桐之扣豐城寶劍
若龍泉太阿者得於紫氣之祥則又非華莫能識之若指南之
轉於桐機欹器之合於魯廟者齊之祖冲也視白鳥之獻而知
其敬宗廟之應者齊之范雲也論宗廟之犧尊而以齊尊之牛
形為古之遺制者梁之劉杳也識人日之名而用董勳答問以
明其說者則若元魏之魏收答太宗雉集之問而能知秦文公
漢光武之祥則若唐之褚遂良辨北虜之駿而誦山海經管子
之書以曉之則若宋朝之劉敞不特此也齊陸澄能辨古器為
服匿之名而知為單于與蘇武之器唐元澹之能別辨銅器為
晉阮咸之作此皆所謂博物者也見按樂之圖而辨其霓裳之
三疊則唐王維實能之見岑陽古鐘而識其姑洗之角則唐楊

收實能之茲非博於音樂乎該綜百氏以避其諱則徐勉以知名於梁元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其本來皆有條序則路敬淳以知名於唐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嘆其可畏而羨之為人物志則又李守素之所以顯於唐者茲非博於譜牒者乎梁顧野王遍觀經史而天文地理著龜占候垂篆奇字無所不通後周沈重為世儒宗而陰陽圖緯無不通涉隋劉焯以儒學知名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而九章等術周髀七曜莫不窮其秘妙劉光伯於周禮十三家之義竝堪講授史子文集咸誦於心凡此皆於經傳百家號為兼通者也

危言師曠識駁識諫可識首陽之神危身其二諫其一諛東方朔識駟牙識巫雀識藻廉其一諛其二諫

陸澄與王儉等徵事候商畧畢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觀何憲在王儉宅徵事以最優得五色簾白羽扇王擣後至悉奪之沈約與梁武徵粟事少其二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劉顯策約五事約對其二梁武帝策錦被已盡劉孝標最後出十餘條南唐鉉錯策猶楚金多五十事元陳呂敷驢剛中少三十條

筆叢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魯展禽知爰居漢傅毅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肅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摯虞束皙並知曲水張華知蛇化雉知洛鐘鳴知武庫火郭璞知驢鼠大如水牛灰色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瘡骨柄作刀柄梁武帝知海濱巨龜趙昭儀所化劉杳知張仲師

知騫毗王杰公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

鏡知入風谷酒知扶桑繭絲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

圖隋崔頤知藍田玉人唐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影蛾池

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第三拍葉法善知蝙蝠精青城

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賈耽知虱癩知火尼知

藏粟江陵書生知息壤建中時道者知脉望又春秋陳章知胡

充折齒齊桓公得折齒方圓三尺知鳴鵲嗥中人齊桓公得鳴

有人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各李子教見博物志公孫僑知浮游晏嬰知盤庚知伊尹內

史過知莘縣神觀射父知重黎郊子知烏官蔡墨知秦龍氏介

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又知太子晉年漢東方朔知

東都短人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偽鼎魏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

中九事吳諸葛恪知桑熟老龜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

劍氣劉沓知稜字偏旁知姓譜血脉劉顛知獅子何色樂蕩知

積油為灰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為針潘京知武陵郡名范雲知

白鳥所由至裴子野知滑國續咸知有新氏衡石崔贖知羊腸

坂魏收知人日徐之才知蛤精杰公知六女國唐許敬宗知濟

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周焦君知古岳瀆經元行冲知樂器名

阮咸楊收知姑洗角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劉禹錫知巨顛老

拳詩張率更知玉磬房叔道知湖目陳倉童子知弗迷段成式

知菩薩光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五代陳陶知狼星直日陳崇實知

鼉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蘇子瞻知錦

瑟詩黃魯直知喚起催歸劉貢父知黃耳劉克知人日陰詩又

知烏鬼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李公麟知玉璽文沈存中知棊局數胡旦知東帛黃常明知孟勞丁公言知唐酒價

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畧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馬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

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羴羊事異元萬頃知離合詩朱

子奢知燒尾事張果知漢武時鹿張盪知海蝦蟇齒伊祈玄解

知龍虎玉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王介甫

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氏緯畧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作謝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

客曰何不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即用之尤延之知河鮪原起王仲行知天吳字

音葉寘知玉押湯思退知生人婦出處又六朝王筠知寬字音

五代張策知偽鼎徐鉉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

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

李斯識周冢王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王文二字楷康識抱犢

山神書東哲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文

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右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

闕文范雲識秦望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

益篆文

道一傳于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

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王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脩

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后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

張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

慧超呂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忠白玉蟾林靈

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

釋之博于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慧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求那跋摩齊僧嵩梁寶志傅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讖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琬玄奘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詵窺基流志玄覺智昇澄觀神邕杜順海藏智顛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果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邃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

管子齊桓公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公瞠然視曰事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矣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海桓迎日而馳乎

晏子春秋景公問占夢者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

巳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故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

景公舉兵將伐宋過泰山夢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召占夢者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晏子見公告如占夢之言對曰占夢者不識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請言其狀湯質昏而長頰以髯兌上豐下倨身揚聲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下聳

齊景公為大鍾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

能業其官宣汾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以
尊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
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說苑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
伯王之主鳳下之朝有鳥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
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
出朝乎

家語卜商及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
也巳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為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蘭

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啣
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
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
仙化封之石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東方朔別傳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
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
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
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
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漢武帝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群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曰此
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果應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無復土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明帝時竺法蘭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追以問之蘭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燒劫之餘灰也乃知朔言有徵信者甚衆武帝與近臣宴會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興造宮室軒伐其居故來訴仰頭看屋視殿室名未央訴陛下方侵其居室未央也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官室足於此不復更造也帝感之息役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又取洞穴之珠經數十帝問朔紫螺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而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官產難者試之殊有神驗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

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朔曰所謂騶

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數歲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

榕神記武帝東游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躍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取酒灌之灌之數十斛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此必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能忘憂故消之漢遺史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之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居民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入丫角面如玉色美髭髯而腰蔽檄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

拜俯及百步俄而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
亭側進於帝帝令翔驗之曰此上界火珠經也或曰連珠漢紀
監蘇武使還問群臣不知如淳曰移園之中有馬廐說文移棠
棟也凡花先開後合此花先合後開若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
子政曉貳負
之尸難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
恪令仲之曰去故地即死既而叅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
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
名曰僕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之見也

孫權時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
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
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擊虜三輔決錄嘗彼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

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劉昌言盧藏用弟若

諫為賊方有獲異鼠者鼯鼠也見爾雅虛多才博學體表怡

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而形小一座驚服昌在虞

衡時蜀中貢諸獸皮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

其色黃白斑黑正類鼯鼠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王獻之鏡鏡在罌中罌中纜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

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

晉書惠帝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

毛也出則天下大亂秦書符朗字元達符登從兄神氣爽悟堅

為設精饌訖問閨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小生即

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鷄棲恒半露問之亦

驗又食鷄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

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

荀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

者木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晉書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

甲中地陷中有二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傳識者不能知養開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此地也卒有二鷺蒼者胡象當入洛白者不能飛此國諱也

拾遺記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南向而飛至淫泉後寶

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善該博多通考

其年月即始皇墓之金鳧也

魏明帝拾寶庫中得一玉虎枕眼有傷血痕尚温帝該博古文

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

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

殷芸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

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鑿令輕

則韻聿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高僧傳苻堅時蓋田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

識乃以示道安安云此古篆書云魯哀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

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

佞者為合梁一頭為簷簷同黃鐘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

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

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

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曰古

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

東山之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為砭石春秋美疾不如惡

石服子慎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沈約問劉杳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二寸出論衡長頸王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周捨問劉杳尚書官着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強記皆此類也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筵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罽蓋也蓋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

陸又於五經最精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

元魏劉芳與王肅論古者男女皆有笄人號為劉石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

辨疑者皆往詢訪故號石經

陸廣微吳地記顧野王字休倫仕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群書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官人各念一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着脚御覽

家訓殷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擘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時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

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間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亢仇舊是幔徂亭悉屬上艾時太

原王邵欲撰鄉邑記註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垂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蝻蝻名蛄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蝻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汨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蛄字也汨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汨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後漢楊由傳云風吹制節此是制札續之柄耳古者書誤則制去之故左傳云制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制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

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潞馮鄉等郡縣名山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言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嫫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有人訪吾曰魏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劫即是鉞卷之鉞耳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刺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作刺字終當音九爲支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兖州號醮伯梁孝元帝謂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嚶羹之嚶簡憲是刺史張豈謚當時俗間有醮醮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

黑傍無
意義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太公曰記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刑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誤寫耳

梁書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壙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按後漢郡國志陳留有小黃注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陵廟于小黃小黃豈即下黃耶

